

## 酣觴賦詩——論陶詩的飲酒主題

周靜佳\*

### 摘 要

魏晉以來飲酒漸成風尚，「酒」滲入了文人的心靈與作品，成為表意抒情的重要媒介，其中大量引酒入詩，「把酒和詩連了起來」，幾乎是「篇篇有酒」者，當屬陶淵明。不同於前人探索陶淵明飲酒動機的論述，或單就「飲酒」二十首組詩內涵結構的研究，本文試圖以文學主題的角度，探討陶詩寫酒的成就與影響，故彙整陶詩中寫酒、由酒引發的詩篇，研究陶淵明飲酒詩作的獨特面貌，以及在後代詩酒文學傳承中的重要地位。蕭統「寄酒為跡」說是論述陶詩與酒的濫觴，強調詩人「意不在酒」，只是以醉為掩護，以酒為工具，形成後代閱讀陶淵明飲酒詩作的詮釋傳統，本文擬先辨析其影響。其次，直接就陶淵明飲酒詩篇分析內涵，由「人情的溫暖」、「孤獨的慰藉」、「命限的超轉」、「物我的冥合」四方面，以見陶淵明酒詩的不同情懷。接著，進一步分析陶淵明在繼承傳統以酒銷憂的主旨之外，諸如描寫貧士嗜酒、酣醉的境界，還有茅廬獨飲，田老共歡的情境，皆不同於以往的作品，並從「以酒詠懷」、「酒詩新題」、「飲酒美學」三點，說明陶詩「飲酒主題」所締造的新局。陶淵明在詩文中不諱言飲酒，並大量書寫飲酒，呈現生活的雅趣，寄寓人生的境界，形成一種文學的主題，因此，探討陶淵明引酒入詩之作，不僅有助於了解陶淵明其人與酒，對於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影響，也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的思考。

關鍵詞：陶淵明 飲酒 飲酒詩

---

\*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 Drinking Wine and Composing Poems: On Themes of Drinking in Tao Yuanming's Poetry

Chou Ching-chia

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During Wei and Jin, drinking has become fashion of the times. "Wine" infiltrated literati's souls and writings, and became the media for expressing thoughts and emotions. Among these literati, Tao Yuanming is the one who most frequently brought the subject of wine into his poetry, "connecting wine and poetry," and almost "mentioning wine in his every poem." Previous research has explored Tao Yuanming's motivation of drinking, as well as studied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set of twenty poems titled "Drinking Wine".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se routes, the present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achieve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writing about wine in Tao'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themes. Therefore, I will assemble his poems describing wine and inspired by wine, to study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ao's drinking poems,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part they played in later tradition of the poetry-wine literature. Xiao Tong's theory of "expressing one's feelings through drinking" is the first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s poems and wine, emphasizing that the poet's "intention didn't end at drinking itself," and that he used getting drunk as a camouflage, and wine as a means. This theory has established the interpretative tradition for reading Tao Yuanming's drinking poetry, and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irst analyze its influence. The second point of this study is to directly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of Tao Yuanming's drinking poems. I will observe the various states of mind expressed through these poems from four aspects: the warmth of human nature, the comfort for loneliness, the transcendence and transformance of fate, and the pursuit of the mystical experience of merging oneself with the universe. I will further analyze that Tao not on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theme of drinking for the relief from grief, but also developed themes that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work. For example, he described the poor literati who loved wine and the state of drunken ecstasy, as well as the scenes of drinking alone in a thatched hut and of enjoying drinking with country

people. I will also explain the new scenery opened up by the drinking themes of Tao's poems in terms of three points: expressing feelings through wine, new topics for the wine poems, and the aesthetics of drinking. Tao Yuanming never avoided the subject of drinking in his prose and poetry, but wrote about drinking in volumes, presenting the refined pleasure of daily life, implying the elevation of human life in these poems, and thus forming a literary theme. Therefore, exploring Tao Yuanming's writing about wine not only helps us understand Tao Yuanming's personality and drinking hobby, but also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consider Tao Yuanming's posi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words: Tao Yuanming, Drinking, Drinking Poetry**



# 酣觴賦詩——論陶詩的飲酒主題

周靜佳

## 一、前言

相傳儀狄造酒，夏禹疏之，商紂宴飲，終失其國，至周代有酒誥以及種種飲酒禮儀<sup>1</sup>，可見飲酒活動源遠流長。早期「酒」的用途主要在於酒祭、祈福及賞賜等社會性的禮儀活動，春秋之世，酒宴歡飲漸為風行，漢末以後，酒在文人的生活中佔據了極顯著的地位，個人好飲者如孔融、曹植、竹林七賢，此外還有文人的遊宴雅集，都顯示魏晉時期士人飲酒已成風尚<sup>2</sup>。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自稱「性嗜酒」<sup>3</sup>，顏延之為陶淵明作誄文，序中稱其「性樂酒德」<sup>4</sup>，至沈約《宋書·隱逸傳·陶潛傳》，引五柳先生傳以為淵明自況，謂為實錄，並特就「飲酒」一事發揮，計有：「公田種秫」、「王弘共飲」、「延之留錢」、「重九無酒」、「我醉欲眠」、「葛巾漉酒」等六條<sup>5</sup>。之後蕭統仿史傳體作陶淵明傳，以及初唐李延壽等所修的《南史》，多沿襲之<sup>6</sup>。《晉書》雖有增刪，唯仍就淵明與鄉親好友共飲酣醉之事著墨<sup>7</sup>，乃至無名氏《蓮社高賢傳》的「慧遠許飲」<sup>8</sup>，皆突出了淵明好飲的形象，為後人所津津樂道<sup>9</sup>。陶淵明飲酒不像魏晉貴族「傾海為酒，并山為肴」的豪奢<sup>10</sup>，也沒有竹林七賢的縱酒頹放，乃至末流「散髮裸裎」「與豬共飲」，毀行

<sup>1</sup> 《周禮》有酒正、酒人、漿人等官職，《禮記》則有鄉飲酒禮等記載，參見曾師永義《中國飲酒禮俗小考》，《第三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4）頁338-354。

<sup>2</sup> 關於魏晉士人飲酒現象，主要參考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原載《而已集》1927，收入王鍾陵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文精粹 文學史方法論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79-92。王瑤《文人與酒》，收入《中古文學史論 中古人生活》（台北：長安出版社，1982），頁44-76。

<sup>3</sup> 本文所引用之陶淵明詩文，皆引自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以下簡稱《校箋》。

<sup>4</sup> 顏延之《陶徵士誄并序》，收入蕭統《文選》李善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57，頁457-458。

<sup>5</sup> 見《宋書·隱逸傳·陶潛傳》（北京：中華書局點校，1974），卷93，頁2286。後文《宋傳》引文不另加註。

<sup>6</sup> 蕭統《陶淵明傳》，引自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6-8。此書以下簡稱《陶卷上編》，不另註出版時地。《南史》傳則見《南史·隱逸傳·陶潛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75，頁1856-1859。

<sup>7</sup> 《晉書》傳則見《晉書·隱逸傳·陶潛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94，頁2460-2463。

<sup>8</sup> 佚名《蓮社高賢傳》，《陶卷上編》，頁10-11。

<sup>9</sup> 李辰冬《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中，談陶淵明對中國文人的影響，以為後代文人將陶淵明用為典故者約有十九類，其中酒、陶巾、醉欲眠、種秫四項皆與飲酒相關。見李辰冬著《陶淵明評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頁135-160。

<sup>10</sup> 吳質《答東阿王書》，見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三十》（北京：

穢德之狂蕩<sup>11</sup>，史傳所載「貧而嗜酒」的種種逸聞趣事，展現的是他不拘俗禮，率性不群，任真自得，泰然自若的風貌，正如一般人熟悉他田園詩篇的悠然情調。然而，陶淵明的飲酒並不是那麼絕對的「悠然」<sup>12</sup>，李長之便強調陶淵明飲酒的寂寞況味<sup>13</sup>，若想了解陶淵明飲酒更豐富的內涵，必須探入陶淵明的作品。

昭明太子蕭統《陶淵明集 序》中言：「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sup>14</sup>，蕭統之論雖言過其實，但在淵明一百二十多首詩篇中，與飲酒有涉者約佔五分之一<sup>15</sup>。王瑤說陶淵明是「把酒和詩連了起來」，「以酒大量地寫入詩」的第一人<sup>16</sup>。袁行霈則以為「酒是陶淵明生活與文學的標誌」，陶淵明在詩文中寫飲酒，「形成一種文學的主題」<sup>17</sup>。王師國瓊亦謂「於自己詩文中不諱言飲酒，並視飲酒為日常生活中之雅趣，人生境界之寄寓，實為淵明所肇始」<sup>18</sup>。因此，探討淵明引酒入詩之作，不僅有助於了解陶淵明其人與酒，更有助於了解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關鍵性地位。

文學作品中的酒，可以上溯至先秦，《詩經》中的酒主要是作用於祭祀和宴會，如 周頌 豐年「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豳風 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屬於社會的禮儀活動，重視「飲酒溫克」的節制。《楚辭》的酒亦與祭祀相關，只是因為南方的民情風俗不同，展向較為縱恣的一面，如 招魂 中的「娛酒不廢，沉日夜些」。當然在《詩》《騷》中也可找到影響後代，「解憂」「歡娛」的母題，如 周南 卷耳「我姑酌彼金盃，維以不永懷。」 招魂 中的「耐飲盡歡，樂先故些」，飲酒已經和詩人的情緒相聯繫<sup>19</sup>。但是此類銷愁解憂、及時行樂的酒歌，主要是萌興於漢代的樂府，如 西門行「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以至漢末 古詩十九首「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到了自我意識覺醒的魏晉文人，面對人命危脆的無常，繼承了以酒銷愁解憂的傳統，文人遊讌相從，「對酒當歌」，飲酒不但刺激了創作，也成為表意抒情的媒介，公讌詩有酒，遊仙詩有酒，寄寓老莊玄理的詩作也有酒。但此類作品大多只是以酒入詩，酒只是陪襯點綴之物，詞語多成襲套，缺少詩人的個性與詩歌的審美價值，

中華書局，1991）頁 1222。

<sup>11</sup> 參考 由劉伶「酒德頌」談到魏晉名士之酒德，收入江建俊著《魏晉學術思想研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 295-317。

<sup>12</sup> 王瑤 文人與酒，見註 2，頁 67。

<sup>13</sup> 李長之 陶淵明的孤獨之感及其否定精神，《文學雜誌》第二卷第十一期，1948 年，頁 14-19。

<sup>14</sup> 蕭統 陶淵明集 序，《陶卷上編》，頁 8-9。

<sup>15</sup> 詳見方祖綸《陶淵明》（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頁 145。

<sup>16</sup> 比如阮籍雖多飲酒事蹟，但其詠懷詩中並沒有關於飲酒趣味與境界的描寫，參見王瑤 文人與酒，見註 2，頁 72。

<sup>17</sup> 陶詩主題的創新，見袁行霈著《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113。

<sup>18</sup> 見王師國瓊《陶詩中的隱居之樂》，《台大中文學報》第七期，1995 年，頁 111-113。

<sup>19</sup> 參見劉揚忠《詩與酒》（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以及林明德 詩經中的酒文化《國文天地》七卷九期，1982 年，頁 11-14。

較難獲取共鳴。因此，酒雖然已經滲入魏晉文人的心靈與作品，但要論普遍、落實表現「飲酒主題」的各種面向，乃至影響六朝以後蔚然大興的詩酒文學，陶淵明的飲酒詩作應是最重要的作品。比如號為「酒中仙」的李白，一千多首詩中，有一百七十首涉及飲酒<sup>20</sup>，其中多處可見承襲陶淵明的痕跡，如《獨酌》中的「獨酌勸孤影」，「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等，明顯來自陶詩「揮杯勸孤影」（《雜詩十二首 其二》），「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二十首 其十四》）。此外，如王績、孟浩然、杜甫、白居易、歐陽修、蘇軾、張耒、辛棄疾、關漢卿等，皆有慕陶、飲酒之作<sup>21</sup>，陶詩的酒深深影響他們的情感與詩歌表現，陶淵明幾可說是後代酒人酒詩的知己。

關於魏晉飲酒主題的研究，歷來多承魯迅、王瑤的論述，偏重在了解當時飲酒風尚，探討士人飲酒的動機<sup>22</sup>；研究陶淵明飲酒者，亦多就陶淵明好飲一事，談其如何飲酒，並探索其飲酒的原因，若有以詩作為主要對象者，則多就《飲酒二十首》組詩討論其內涵、結構等，較少以文學主題的角度，探討陶詩寫酒的成就與影響<sup>23</sup>，因此本文探討陶詩「飲酒主題」，並不限於以酒為題的作品，而是彙整陶詩中寫酒、由酒引發的詩篇，研究陶淵明如何豐富飲酒詩歌的領域，展現獨特的面貌，牽動、影響後人，在後代詩酒文學的傳承中，奠立其重要的地位。以下擬先辨析蕭統「寄酒為跡」的影響，再就陶淵明飲酒詩篇分析內涵，以見其酒中深味，從而歸結陶詩「飲酒主題」的承繼與創新。

## 二、「篇篇有酒」與「寄酒為跡」

自顏延之誄文稱頌淵明有「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sup>24</sup>，以及沈約《宋書》將陶淵明歸入《隱逸傳》，淵明被視為高風亮節的隱士，以其道德人品的感染力，為後人推崇，而詩文的成就在當時反不受矚目。南朝兩大文學批評專著，劉勰《文心雕龍》隻字未提，鍾嶸《詩品》雖如實稱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但

<sup>20</sup>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頁316。

<sup>21</sup> 王績《嘗春酒》「野觴浮鄭酌，山酒漉陶巾。」孟浩然《和盧明府送鄭十三還京兼寄之什》「醉坐自傾陶潛酒，思歸長望白雲天。」杜甫《奉寄河南韋尹丈人》「酌酒尋陶令。」白居易《效陶潛體之十二》「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真。」歐陽修《戲書拜呈學士三丈》「欣然復坐酌，獨醉臥斜暉。」蘇軾《寄黎眉州》「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當年。」張耒《次韻淵明飲酒詩之三》「羲皇跡已遠，三酌忽可還。一？每獨睡，不待賓客言。」辛棄疾《水調歌頭》「愛酒陶元亮，無酒正徘徊。」關漢卿《碧玉簫》「歸、學取他淵明醉。」

<sup>22</sup> 以為當時文人飲酒，除了作為逃避現實、保全生命的工具，有來自對死亡無可如何的及時行樂，有以酒為手段來追求物我冥合之境等等不同的面向。同註2。

<sup>23</sup> 零星的篇章如徐定輝《陶淵明與酒解異 兼論陶詩與酒》《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第十二卷第四期，1994年。齊百祥《飲酒、賦詩、寄情 陶淵明引酒入詩說》《南都學壇》第十四卷，1994年。劉晨鳴《酒與詩之精神通緝 讀陶淵明》《川東學刊》第五卷第一期，1995年。其中，徐文、劉文仍不免傾向於探索飲酒原因，唯齊文由酒詩傳統觀之。

<sup>24</sup> 同註4。

礙於體例以及當時的文學觀念，僅能列淵明於中品。即今所知，首先為陶淵明蒐校編集者，是「愛嗜其文，不能釋手」的昭明太子蕭統，他在《陶淵明集·序》中言：「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此說遂成為後來學者論述陶詩與酒的濫觴。「篇篇有酒」之說，稍嫌誇張，但「寄酒為跡」之說，似乎能使陶詩在酒味之外，發掘出更豐富的寓意，因而歷來為解說陶詩者所採用，以之平衡來自史傳以及淵明酒詩「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挽歌詩三首 其一）所展現的沉酣與耽溺。然而蕭統「寄酒為跡」究竟何所指，序文中似未明言，但是由此以下，卻形成閱讀淵明飲酒詩作的一種詮釋傳統，亦即將淵明的飲酒視為一張面具（因為「意不在酒」），強調詩人以醉為掩護藉口，以酒為手段工具，以之寄寓託載某種嚴肅、不容直接傳遞的消息，故言「但恨多謬誤，君當怨醉人」（飲酒二十首 之二十）<sup>25</sup>。這樣的詮釋，在歷代詩評中隨處可見<sup>26</sup>，如：

夫靖節山澤之逸，凍餒所纏，進不偶時，而退安於命，然以氣節學問弗獲表見於天下，故託詩酒以自娛，非真酣於麴蘖，汨於辭章。（元、謝肅 和陶詩集序）<sup>27</sup>

獨淵明解組肆志，？冥鼎革之間，一杯五柳，不友不臣，易紀元以甲子，凜然《春秋》大義，雖寄懷沉湎，而德輝日上，殆首陽之展禽，箕山之接輿也。（明、趙維寰 評陶淵明集序）

其忠君愛國，憂愁感憤，不能自己，其一段無可如何心事，第託之於飲酒、學仙、躬耕，聊以自遣耳。若以飲酒詩便作飲酒讀，所謂「作詩必此詩，便知非詩人」矣。（清、吳崧，引自吳瞻泰輯《陶詩彙注》）

或有謂淵明為晉忠臣，志願莫伸，憤悶時見於詩。要之，淵明胸次悠然，雖寄懷沉湎，而德輝彌上，每當興會所到，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必甚解焉爾，亦何嘗必句句關君父耶？此評陶者深求而泥其跡，則又與陶隔也。而後之人往往疑其篇中多言酒，而竟夷之於醉鄉之儔。（清、溫汝能 陶詩彙評自序）

以上所引，無論是「託詩酒」、「託之於飲酒」或「寄懷沉湎」，言「寄」言「託」，都指其別有懷抱，與蕭統「寄酒為跡」採用同樣的思考路線，而且大都明白指出淵明所寄託者為何，只是彼此之間詮釋仍有差異而已。比如趙維寰以為，所寄之懷是「鼎革之間」「凜然《春秋》大義」，吳崧亦從「忠君愛國，憂愁感憤」論之。

<sup>25</sup> 此處參考孫康宜著，陳磊譯 揭開陶潛的面具 經典化與讀者反應，收於《文學的聲音》（台北：三民書局，2002），頁153-157。

<sup>26</sup> 下文所引詩評，除有另行加註外，皆引自《陶卷上編》。

<sup>27</sup> 引自《校箋》附錄五，頁559。



謝肅並未緊扣易代之事，只言淵明「進不偶時」，由於「氣節學問弗獲表見於天下」，是以「退安於命」，「詩酒自娛」，著一「娛」字，在標榜「憂愁感憤」的詮釋之外，畫上一道不同的色彩。至如溫汝能，他以為淵明「胸次悠然」，不僅反對單以醉鄉酒客視淵明，同時指出把淵明簡化為忠臣，「句句關君父」的拘泥。但是忠臣之說，歷來卻一直是不乏其例，如：

，陶潛豈醉人？得官須報國，可隱即逃秦。（宋、文天祥 海山）

平生忠義心，回作松菊伴。東籬把一枝，意豈在酒醞。（金、趙秉文 東籬採菊圖）

以忠義報國之心解讀陶淵明的酒與醉，可視作沈約形塑淵明 晉室忠臣的延伸，《宋傳》原文為：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宋書 隱逸傳 陶潛傳》）

《宋傳》的說法，北宋時思悅已加辨正<sup>28</sup>，但以忠義說淵明，卻仍影響深遠。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蕭統《陶淵明傳》並沒有採錄《宋傳》「書題甲子」的說法，但「寄酒為跡」說卻在後代的詮釋裡，走向「書題甲子」說的忠義路線，是否蕭統的解讀，原本就有偏向於此的內涵，實在需要藉 蕭序 前後文的線索，細察其觀點：

是以聖人達士，因以晦跡，或懷玉而謁帝，或披裘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眾事，寄眾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

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者，孰能如此者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

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傍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爾。（蕭統《陶淵明集·序》）<sup>29</sup>

文中蕭統將陶淵明的飲酒，聯繫到聖人達士的晦跡，「意不在酒」亦即「情不在眾事」，「寄酒為跡」也就是「寄眾事以忘情」，飲酒只是藉以忘情之「事」而已，與一般的酒徒不可相提並論，一如晦跡山林的聖人達士，負薪披裘、清潭鼓楫，自不能只以漁樵野人視之。更重要的是，蕭統心目中的陶淵明是「與道污隆」的篤

<sup>28</sup> 參見齊師益壽《論史傳中的陶淵明事跡及形象》，收入《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上冊，頁134-135。

<sup>29</sup> 同註14。

志大賢，而他愛賞其文，主要是在「尚想其德」，重視的是淵明詩文「有助風教」的社會作用，由此可以發現，蕭統特別仰慕陶淵明的道德人品，有將陶淵明理想化、完美化的傾向。若再參考 蕭傳 的訊息，可以發現 蕭傳 比《宋傳》增加了「拒受餽贈」、「善遇人子」以及「夫耕婦隨」等記載<sup>30</sup>，以見淵明守窮的孤高、仁愛的胸懷與賢妻偕隱的幸福，經由這樣的比對，就更可以了解何以蕭統會責備 閑情賦 ，以為是「白璧微瑕」，「亡是可也」。回頭再看蕭統論淵明的飲酒：蕭傳 中除了保留《宋傳》六條飲酒的記載，並在「公田種秫」後又？一句「吾常得醉於酒，足矣。」，似乎也蠻欣賞淵明飲酒的率真性情，但面對陶詩的「篇篇有酒」，卻又忍不住要說「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說法雖不像他批評 閑情賦 那麼直接和嚴苛，但似乎透露著對陶淵明飲酒和大量酒詩多少存著不安，總要引領讀者去注意陶淵明賢聖的品德操守，彷彿深憂後世將淵明視為純粹酒徒而已。蕭統這份用心，後代詩評者用更直接的方式說了出來，前面的引文中，文天祥說「陶潛豈醉人」，溫汝能也說「而後之人往往疑其篇中多言酒，而竟夷之於醉鄉之儔。」此外鍾秀也說：「後儒不知此，反以困於酒譏之，真可謂癡人說夢者矣。」（陶靖節記事詩品）方宗誠亦謂：「陶公以酒名，或以酒人目之，亦非也。」（陶詩真銓）彷彿都在面對一個譏嘲淵明困酒，鄙夷淵明是昏冥酒徒的「癡人」。究竟誰是這無識癡人？文天祥等皆未明指，溫汝能則是直道：如韓愈者，亦是「知之而有所未盡」，「遑問其他」，並引韓愈之言如下：

韓昌黎云：「讀阮籍、陶潛詩，知彼雖淹蹇不欲與世接，然未能平其心，或？事物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

進而批評韓愈的說法，以為阮籍「白眼墨塊，跡近於狂」，而淵明則是：

詩真懷淡，超越古今，其所形諸？歌，並無幾微不平之見，而安貧樂道，則置之孔門，直可與顏、曾諸賢同一懷抱。<sup>31</sup>

字面上看來似乎與飲酒無關，但實起因於韓愈以淵明「未能平其心」，「有託而逃」，謂淵明不遇聖人，是以託於酒鄉：

吾少讀 醉鄉記 ，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淵明詩，乃知彼雖偃蹇不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唐、韓愈 送王秀才序）

<sup>30</sup> 同註 6。

<sup>31</sup> 溫汝能 陶詩彙評自序，引自《陶卷上編》，頁 222。

韓愈所言，也是帶著同情與了解，並非全然以淵明為嗜酒貪味者，只是他認為，若能得遇聖人，阮籍、淵明應可如顏回、曾參，以道德修為超越偃蹇之憾，不須託於麴蘖，言下之意，淵明比之顏回、曾參，在困蹇的超越上，似有未逮，遂引起溫汝能的不滿，讀者由此可以感受到捍衛淵明道德形象的龐大力量。因此，即使不是強調忠義報國，也要強調淵明的聖賢道德、用世之志，只因時代環境的「不得已」，是以憂愁感憤，是以逃入酒鄉，詩酒自溺，如：

千年來共謂古之栖逸者，而以詩酒自放者也。然則先生豈盼盼然歌詠泉石，沉冥麴蘖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翮之？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徘徊，待盡丘壑焉耳。（明、茅坤）

李文貞最喜「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二語謙得有意思，謂吾之行事謬誤於詩書禮樂者，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非不得已也。（清、梁章鉅 退庵隨筆）

陶公全一身之樂，未嘗忘一世之憂，如 飲酒 第二十是也。晉人放達，非莊即老，獨元亮抗志大聖，寄概碩儒，於天命民彝之大，世道人心之變，未嘗漠然於懷，其所以快飲者，亦不得已之極思也耳。（清、鍾秀 陶靖節記事詩品）

所言雖有輕重不同，總之是強調淵明飲酒的「不得已」。明代王禕曾言：「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sup>32</sup>。試圖解釋淵明飲酒之所以然，正是歷代詩評所努力的方向，從沈約論竹林七賢「志存保己，而託跡慢行，慢行之具，以酒為上」（七賢論），顏延之 五君詠 以「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皆是為了解釋士人酣飲沉醉之所以然。蕭統「寄酒為跡」之說，原是討論陶詩與酒的濫觴，但是一旦放入自古以來引喻詮釋的傳統中，後世的解讀，焦點仍舊放在淵明飲酒的原因，且偏向人格的論述，減少由文學史的角度討論淵明詩與酒緊密的關係與表現，以及其對後代詩文的影響。蕭統雖然是為陶集作序，實際上還是論淵明者多，論其詩者少。反倒是「篇篇有酒」之說，雖是言過其實，但畢竟注意到「酒」在陶詩中的重要地位，一如少數論者，不強調悲懷憂憤，也不必然要談寄託，而能接納、欣賞淵明飲酒，如毛先舒便謂「靖節好飲，不妨其高」（詩辯坻），甚至細品淵明酒詩所傳達的酒中趣味，如：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宋、蘇軾 書淵明詩）

<sup>32</sup> 王禕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王文忠公集》卷六，引自《陶卷上編》，頁133。

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顧影」二句，直繪出飲酒之神，偏淵明道得出其妙處，尤在「獨」字、「忽」字也。（清、溫汝能彙集《陶詩彙評》卷二）<sup>33</sup>

淵明田居詩：「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又曰「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於醉鄉日月，另闢一世界。讀前二句，覺河朔西園，絕少山林氣味；讀後二句，覺竹林金古，太呈名士風流。（清、沈長白《柳亭詩話》）<sup>34</sup>

蘇軾引淵明 飲酒二十首 序，以為比孔融更得酒趣，周必大則是將淵明酒詩與杜甫比較，溫汝能讚美「顧影獨盡，忽焉復醉」繪出飲酒之神，沈長白更點出淵明寫酒的不同境界，這些都是難得跳出「寄酒為跡」的詮釋傳統，從「篇篇有酒」的作品中，玩味淵明詩作所開出的不同路徑，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討陶詩「飲酒主題」的方向。在辨析蕭統的影響之後，下文將直接討論陶淵明的飲酒作品。

### 三、酒中有深味

陶淵明嗜酒，詩中隨處可聞得酒味，究竟酒有何好？ 飲酒二十首 其十四 淵明用陶然的語氣說道：「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酒中深味淵明獨有會心，悠悠之情讀者應可由其飲酒詩篇中尋得，以下將由「人情的溫暖」、「孤獨的慰藉」、「命限的超轉」、「物我的冥合」四方面，以見淵明酒詩的不同情懷。

#### （一）人情的溫暖

自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與子儼等疏）的陶淵明，其實是極富熱情的人<sup>35</sup>，讀者可以從他飲酒的詩篇中，讀到他對親人的慈祥關愛，對平生故舊的真摯情誼，以及與田夫野老的自然和樂。《禮記 樂記》言：「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晏子春秋》言酒可以「通氣合好」，都表示相聚飲酒可以交流情感，使精神悅樂諧暢。史傳中的陶淵明，「我醉欲眠卿可去」看似不拘禮俗，但陶詩的酒卻是流動著人情的溫暖，較之世俗公讌酬酢，行禮如儀，或更符合原初設禮的本意，也可說是魏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表現。首先看淵明與家人共處的飲酒：

<sup>33</sup> 溫汝能彙集《陶詩彙評》卷二，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資料彙編」《陶淵明卷》下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58。以下簡稱《陶卷下編》，不另註出版時地。

<sup>34</sup> 沈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十，近局孤影，引自《陶卷下編》，頁59。

<sup>35</sup> 參見朱光潛《詩論》第十三章，（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頁235-255。

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樽中酒不燥。（雜詩十二首 其四）

身處亂世，所求無多，若能家人團聚，有酒有琴以娛心，便已是人間難得的幸福了。在他的宦遊詩中，淵明也是心念母弟，期待天倫共敘<sup>36</sup>，歸去來辭序文，他曾說「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就是不願再「遙遙從羈役」，而其中想像歸家之樂：「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貼心的家人備好壺觴等候，天倫共聚，素襟可保，這是淵明最為珍惜的，如 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生動的描述了一個慈祥的父親，在孩子牙牙學語聲中，斟酒自酌的天倫圖像，就連 責子 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大概也是慈父觀子憨傻嘻鬧，舉杯的戲謔嘲解吧。詩文中沒有淵明與家人共飲的紀錄，只有在 祭從弟敬遠文 中，淵明追憶與敬遠偕行，「三宿水濱，樂飲川界」的情景，敬遠是最能了解淵明隱居之志的親人<sup>37</sup>，二人樂飲談心，相信是淵明極大的安慰，無奈敬遠早逝，所能從游談諧者，就是平生故舊，如丁柴桑、龐參軍等：

匪惟諧也，屢有良游。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酬丁柴桑）

我有止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答龐參軍）

有客賞我趣，每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間飲自歡然。（答龐參軍并序）

淵明與友人相聚，飲酒是合歡通氣的媒介，更重要的是彼此心期，著詩陳言，「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因為淵明畢竟不是一般的農夫，他「既耕亦已種」，回家是「時還讀我書」（讀山海經十三首 之一），歡悅的是友朋來往，彼此抗言高談，「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二首 其一），飲酒是共享這歡悅最熱絡的形式，而不是酬酢的儀式或單純的貪杯，放歡共醉的不是酒精而是友情，如 擬古九首 其一便謂：「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倘若是離別之際，一樣會「送爾於路，銜觴無欣」（答龐參軍）。淵明與朋友共飲

<sup>36</sup>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其一：「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

<sup>37</sup> 祭從弟敬遠文 文中有「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真彼眾議。」

歡談的內容如何，資料不多<sup>38</sup>，倒是顏延之 陶徵士誄 寫到他與淵明「舉觴相誨」，淵明對他的衷心之言：「違眾速尤，忤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sup>39</sup>，這對當時遭貶謫的顏延之應是難得的寬慰，由此也略可推見淵明與人相交的誠懇與用心。陶淵明相當期待人與人之間溫厚的友誼，因此在他舊居遇火，後來移居南村時，寫下了這樣的心情：「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移居二首 其一）就如他常用的「素襟」、「素抱」，淵明將他期盼朝夕相近的人稱為「素心人」，看重的便是情感的真純。他期待與這樣的鄰曲時相往來，如 移居二首 其二所描述的：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輒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詩中呈現的是平凡人生簡單實在的生活，淳樸自然的友誼，在各盡本務的閒暇，心惦友人，披衣即可前往，相呼酌酒或相邀登高，賦詩言笑，其樂無窮。朱光潛曾說「陶淵明的特色是在處處都最近人情」<sup>40</sup>，除了與「素心人」的往來如此切近人情，陶淵明對於不能與他析文賦詩的田夫野老，一樣歡欣共飲，充滿人情味，如：

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歸園田居五首 其五）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其二）

甚至描述醉後之趣，如：

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飲酒二十首 之十四）

這種人我之間一團和氣，輕鬆自在的態度，其實是來自淵明寬大仁愛的胸懷：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雜詩十二首 其一）

斗酒聚鄰，得歡作樂，共享人間情緣，不須區分是否為家人骨肉，像這種不分人我的接納與和樂，其實也就是 桃花源記 中的場景：有良田美池，怡然自樂的桃源中人，對誤闖而入的漁人，「便邀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可見淵明的理想世界並非不食人間煙火，他從不曾輕忽尋常人生衣食

<sup>38</sup> 祭從弟敬遠文 中有提到「撫杯而言，物久人脆」。

<sup>39</sup> 同註 4。

<sup>40</sup> 同註 35。

與勞動，當然，要人情更顯溫暖，最好還要有酒以通氣合歡。

另外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乞食」詩，歷來論析方向都在乞食之事的虛實，並以淵明的節操或全詩的寄託為焦點，而王師國瓊指出此詩所要傳達的其實是一個知識份子，在飢貧的困境中，徬徨孤寂，而竟意外獲得一份相知之情的無限感念<sup>41</sup>。詩中由叩門行乞到意外的歡遇，是由「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漸次帶到「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勸，言詠遂賦詩」的高潮。解意的陌生人竟成新相知，何其意外，又何等欣慰，在傾杯賦詩的諧談間，洋溢的正是淵明無限感念的溫情。可以說，無論是親人故舊、田夫野老，或是素昧平生的解意主人，還有理想世界的桃源中人，陶淵明都用酒，貯存了其中溫暖的人情。

## （二）孤獨的慰藉

珍重人間溫情的陶淵明，卻常是孤獨的，陶詩中雖然有如上文所述的人情流動，但親友未必能常相聚首，思念引發淵明的歎息，如「停雲」詩序：「停雲，思親友也。？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詩云：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靄靄停雲，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朋親好，以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詩共四章，由酒生情，思念親友，慨歎不能促席同飲、互說平生，全詩溫雅平和。可以注意的是「酒」在序文、第一章、第二章出現，先是「？湛新醪」，而後由「撫」到「飲」，與親友共享的心願落空，隱微傳達了淵明的孤獨，似乎只能以酒為伴。

除了念人懷遠之外，陶詩中的孤寂感其實隨處可見：飲是「顧飲獨盡」（飲酒二十首 序），行是「偶影獨遊」（時運 序），抬眼是「孤雲獨無依」（詠貧士七首 之一），還有他欣賞賦詠的鳥與松，也常是以「失群鳥」、「孤生松」的形象出現，如「飲酒二十首 之四」：「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來去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

<sup>41</sup> 詳見王師國瓊「乞食」詩之旨趣新探，收入《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台北：允晨出版社，1999），頁207-219。

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失群鳥」託身於「孤生松」，就像「少無世俗韻，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守拙歸園田」，這是他出於自覺的選擇：「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其二），自覺的與那個讓他「違己交病」的樊籠告別，歸去來辭 裡他說：「請息交以遊，世與我而相遺」，孤獨是保有自我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詩文中言及「獨」者，雖是子身孤立，但也和緩平靜，甚至自我肯定，如 自祭文 中「嗟我獨邁，曾是異茲」，超世獨邁的陶淵明寧願忍受孤獨，因為「素襟不可易」，「吾駕不可回」，雖然不無感慨，但若有酒為伴，似乎也能排遣。詩中有獨飲自酌的詩句，如「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何以稱我情，酌酒且自陶」（己酉 九月九日 ），前一首看似自斟獨飲，其實還有弱子戲於側，前文已論及；第二首是佳節當前，面對「萬化相尋繹」而心焦，但藉著酒能使他稱情陶然，雖是獨飲自酌，但並沒有牽動陶淵明孤獨的悲慨，或者可以說，陶淵明已相當習慣於獨飲自酌，有時因為飲酒的酣適，還能神情獨得，倚窗寄傲，如 飲酒二十首 之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窗下，聊復得此生。

又如 時運 詩序，陶淵明暮春出遊，仍舊是獨自一人「偶景獨遊」，他載欣載矚，詩云：「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在美好的大自然中，孤獨並不影響他的欣樂，只是遙想孔子與弟子的舞雩歌詠（《論語 先進》），已是邈不可追的殊世，縱有濁酒為伴，仍不免有慨。黃文煥云：「載欣則一觴自得，人不知樂而我獨樂，抱憾則半壺長存，人不知慨而我獨慨。」<sup>42</sup>形體的孤獨可以有山水自然為伴，但心中的孤獨卻不易為人了解。陶詩中用「獨」、「自」、「孤」等字眼的詩句實多，讀來會有孤獨瀟灑的感覺，但在陶淵明本身卻反倒只是習慣自然，比較明顯流露孤獨憾恨的詩如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詩中歷敘平生多艱，結以「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可見陶淵明最深的孤獨感，並不是隱逸田園遠離世俗的孤單，而是自己固窮守道之志不被了解，只能嚮慕古人，詠貧士以自勉，雖有共飲者，如 飲酒二十首 之九，田父「壺漿遠見候」，但是能同飲未必能相知，黃文煥說：「杯可共，心不可回，則共中仍獨矣」<sup>43</sup>，雖說「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詠貧士七首 之一），雖說「吁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但舉世多為「趣舍異境」者，知音不存，吾情終翳，後生何聞？百世誰傳？<sup>44</sup>陶淵明在 雜詩十二首 其二，異於平常的吐露悲悽：

<sup>42</sup> 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一，引自《陶卷下編》，頁8。

<sup>43</sup> 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三，引自《陶卷下編》，頁179。

<sup>44</sup> 飲酒二十首 之十六「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又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難眠的夜，心不能靜，強烈的孤獨環繞，也只有酒始終陪伴著孤獨的陶淵明。

### （三）命限的超轉

生命最大的限制是死亡，薤露 挽歌令人怵目驚心，所謂飲酒忘憂，人生最大的憂是來自對死亡的悲哀，漢末魏晉文人沉緬於酒，便是試圖藉飲酒行樂，以酒的醉境消解無可奈何的死之悲<sup>45</sup>。時代的氛圍如此，加以陶淵明對於生命的熱情，他對死亡的限制是極為敏感的，相關的詩作亦多<sup>46</sup>，飲酒二十首 之三、之十五就是有關人生短促的作品：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其三）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十五）

「人生少至百」，加以流光飛馳，倏如流電，淵明和前人一樣，也有及時行樂的想法，「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否？」（酬劉柴桑）而且正是用他喜愛的酒來行樂忘憂，如：

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形贈影）

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遊斜川并序）

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還舊居）

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歲九月九日）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短暫的人生，陶淵明以酒稱情，以極今朝之樂，並且嘲

詩中倦宦遊、思歸隱，曾言「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陶淵明辭官歸隱，立功無望，轉以留善名自期，但無成之悲始終縈懷不去，固窮之志似也無知音可解。無成之悲以及對留名的關注，參考王師國璣《陶詩中的無成之悲》、陶淵明對聲名的重視，收入《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台北：允晨出版社，1999），頁135-166，頁297-323。

<sup>45</sup> 王瑤《文人與酒》，見註2，頁44-76。

<sup>46</sup> 相關詩作可見於《雜詩十二首》、《讀山海經十三首》等。

笑那顧惜世間名，不能任情飲酒的人。但是，如上文所討論的，陶淵明自己也是重視聲名的人，那麼彼此的差異何在？上引 飲酒二十首 其三，究竟是及時立名還是及時行樂？或許可以從 飲酒二十首 十五「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得到一些答案。世人惜名，在意的是仕途窮達，陶淵明在意的是他的素抱。他少有猛志，可惜遭逢的是 感士不遇賦 中所謂「真風告退，大偽斯興」的時代，終於選擇歸園躬耕，守拙養真，期能如古代隱士，以善立名，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詩中描述的「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就是這樣的心情。但是，他所嚮慕的美好時代早已不存，道喪千載，「黃唐莫逮」（時運），放眼歷史，衰榮無定，他立善留名的心願也未必能實現，因此 飲酒二十首 其三，既可是諷人也可以是自警<sup>47</sup>，諷人勿為名利汲汲營求，但所自警的，未必是自己的舒緩怠惰，難以有成，反倒是提醒自己要將留名的執著拋除（世間名與立善名，雖然不同，不也都是名的執著），若說是及時行樂，則其所要超越排遣的，除了死亡之悲，同時也是無成之悲，如 飲酒二十首 之十九「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陶淵明或曾期待像二疏那樣受君王重用，功成身退再辭歸鄉里，與賓客飲酒共娛，但立功之願已然無望，只能聊以濁酒慰此遺憾，所以，陶淵明所面對的不只是死亡的命限，「生不逢時」、「衰榮無定」，也是人生無可如何的悲哀，因此，陶淵明的酒也用來寬解得失：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飲酒二十首 之一）

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飮。弱女雖非男，慰情聊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悉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劉柴桑）

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輓歌詩三首 其一）

生命的限制何其多，不僅有生必有死，一生的努力也不能確保名聲，一旦百年後，身與名皆隱沒，榮辱又有誰知，唯一能確保的只有手中的酒，張翰曾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及時一杯酒」<sup>48</sup>，陶淵明自然也會同意，但不同的，陶詩呈現的不是任誕狂言，而是經過反覆的轉折辯正，他從人生命限的深沉悲哀中自我寬解，超越轉化，並調整價值觀念，如 飲酒二十首 之八、十一：

<sup>47</sup> 劉履《選詩補注》卷五，引自《校箋》附錄五，頁218。

<sup>48</sup> 《世說新語 任誕第二十三》第20條，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本（台北：華正書局，1984），頁739。

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之八）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十一）

不為塵世羈絆，但求稱心為好。至於努力田桑，而仍受寒餒，連基本的溫飽都成問題時，就當是自己「拙生失其方」，此時不飲又能如何，故曰：「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雜詩十二首 其八），因此，同樣是及時行樂，陶淵明酒詩顯然比前人作品更有個人感懷。

至於最常被拿來代表陶淵明生命觀念的 形影神 詩，神釋「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委運自然的人生觀，最為人稱頌，其中破除立善留名的期待：「立善常所欣，誰當無汝譽」，同時也批評醉酒忘憂的行為：「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顯然陶淵明不是不知道以酒來逃避面對死亡的方法是矛盾的，但是，即使 神釋 在理念上已達時人未及的高度，但在情感上，陶淵明仍常會處於「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影答形）的焦慮中，既然身不能長保，名亦同盡，與其死後樽湛空觴，不如生前飲酒自適，畢竟只有活著才能飲酒，又怎能顧及飲酒促齡呢？ 形影神 詩雖然提出了重要的生命觀，但其中仍舊糾纏著陶淵明面對死生情結、衰榮無定的情感起伏，陶淵明不是思想家，而是珍愛生命的詩人，或許酣觴賦詩，才是幫助他超越轉化生命限制最大的安慰。

#### （四）物我的冥合

魏晉時代玄學思想盛行，士人多好老莊，大談玄理，飲酒除了有避禍全生的消極意義，同時也有以飲酒體悟自然之道的積極意義。《莊子 漁父》有：「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sup>49</sup>以為能夠保住內在本真者，神動於外，施之人理，無論事親事君，飲酒處喪，忠孝悲歡都是出自內在自然，其中便以飲酒為例，肯定了天真對於飲酒的作用。 達生 又進一步指出飲酒致醉的境界與天真相通：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也，雖疾不死。骨結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sup>50</sup>

這段話原本是為回答列子所問，何以至人能潛水蹈火，行於萬物之上而不懼，談的是至人純一本性，涵養元氣，修養恬淡之心，而與造物相通的道理，其中以醉

<sup>49</sup>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卷十上 漁父 第三十一，（台北：華正書局，1987，頁1032。

<sup>50</sup> 同上註書，卷七上 達生 第十九，頁634-636。

者墜車為例，比喻順乎自然，達乎神全的境界，則外物莫之能傷也。這個比喻使飲酒與莊子「吾喪我」、忘我的精神連結了起來，也成了魏晉士人以醉境通道境的理論依據，也是後來李白「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獨酌 其二)酒鄉通大道的思想源頭。《世說新語》中王衛軍：「酒正自引人箸勝地。」王佛大歎「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sup>51</sup>都是強調醉鄉忘我的勝地，亦即飲酒使人遠離俗世的虛偽，重回形神相親生命的本然，劉伶《酒?頌》有這樣的描述：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爾而醉，慌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sup>52</sup>

無思無慮，渾然不知有我，彷彿 大宗師「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坐忘的境界，超越世俗，逍遙自在。陶淵明的酒詩沒有劉伶特意挑戰禮法的目的，只是在尋常生活中，以藝術的心情品賞飲酒的趣味，用淡泊沖和的詩句，領人進入物我兩冥，精神自由之境，如《飲酒二十首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心遠地自偏」不著痕跡點出內心的超然，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閒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sup>53</sup>。至於詩中所謂「真意」，與 五柳先生傳的「每有會意」，以及悠悠然不知有物，不知有我的「酒中味」，都是以內心直覺體悟，不落表象言語形跡（不求甚解）的表達方式，有「寄言出意」「得意忘象」的玄意，卻不是枯淡寡味的玄言。魏晉士人體道，或如竹林七賢縱酒醉合自然，或如蘭亭雅宴，散懷玄對山水，陶淵明只在自己的園田，只是自斟獨飲，卻展現極豐富的精神體悟，如《讀山海經十三首 其一》：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全詩描寫幽居自得，欣豫的情趣，眾鳥有託，詩人也有歸止，物各有得，在好風微雨，大化的流佈中，各自發展豐茂的生命。應璩詩有「酌彼春酒，上得供養親老，下得溫飽妻子」，以酒結合天倫抒寫，陶淵明其他詩篇也有類似的表現，而此處雖然沒有提到家人，但平常家居的情景如繪，更特出的是，陶淵明說「俯仰終

<sup>51</sup> 任誕第二十三 第 48 條、52 條。見註 48，頁 760，763。

<sup>52</sup> 見《全晉文》卷六十六，頁一，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本，（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 1835。

<sup>53</sup> 蔡啟《蔡寬夫詩話》，引自《陶卷下編》，頁 167。

宇宙，不樂復何如」，身居茅廬，卻已然神超形越，或許是「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所開啟的神奇想像的世界，從人間家園到王母玉臺，陶淵明精神縱放在宇宙大千之中，「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讀山海經十三首 其二)。

前舉兩首作品都是陶淵明田園詩的代表作，前一首玄意幽遠，後一首意滿天地，但若要看陶淵明描述飲酒所臻及的生命之真與所反歸的內在自然，連雨獨飲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我遠，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僊勉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黃文煥以為，「曰『忘天』，曰『天豈去』，曰『無所先』，三語三換意，生盡之感，天實為之，一觴未能忘也，重疊則忽忘之矣。蒼蒼之天忘，而胸中磊落之天，乃愈以存矣。有先天焉，有後天焉，引滿任真，天無復先我者也。」<sup>54</sup>黃文煥區別先天的蒼蒼之天與後天的磊落之天，以為要忘蒼蒼之天，而存磊落之天，以後天的修為超越先天的命限，著眼處在突出道德努力的價值，雖皆用天字，經此銓解，已然隔開天與人，因此戴建業以為，天是整個宇宙自然，引滿任真正是為了打通蒼蒼之天與磊落之天的分隔，使天我交融，和同一氣。因為人一旦能返回內在的自然，坦露生命的真性，就能內在於自然大化，我融入天裡，天納入我中，達士真人的胸中，天人並不相隔<sup>55</sup>。但要天人相融，必須能任生命本然之真，要能任真，就要能忘俗情百慮，而酒正是忘情的良方，此處未強調歡飲，也不是急於忘憂，只是消散種種凡俗雜念，藉著飲酒的催化，使形神相親，物我冥合，將個體生命融入宇宙整體生命的節奏與韻律中，「縱浪大化中」的生命境界或可由此體會。

#### 四、詩與酒的新境

文學作品寫酒，除去早期祭祀祈福等禮儀活動，有關涉到個人憂樂者，雖可推源至《詩經》，如洋溢歡樂的「酒既和旨，飲酒孔偕。」(小雅 賓之初筵)，還有以酒解憂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周南 卷耳)，但是深感人生苦短，故而以酒銷愁，及時行樂，開後世「酒以解憂」主軸者，當屬漢代以來無名氏的樂府，如「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憂，彈箏酒歌」(善哉行)，以及古詩十九首「不如飲美酒，被服紉與素」最令人印象深刻。至東漢末曹操 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更

<sup>54</sup> 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二，引自《陶卷下編》，頁81。

<sup>55</sup> 詳見戴建業 融然遠寄 論陶淵明飲酒，收入《澄明之境 陶淵明新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222-246。

是後人傳誦的名句。然而，自此而後，「酒」成了取樂銷憂的代表，置酒高殿，酌酒行觴，彷彿就已道盡及時行樂的主旨，如曹丕「酌桂酒，鱸鯉？」，與佳人期為樂康。前奉玉卮，為我行觴。今日樂，不可忘，樂未央。」（大牆上蒿行），曹植「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野田黃雀行），「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名都篇），陸機「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彈哀箏，取樂今日盡歡情」（順東西門行），雖也有宴樂環境的描寫，但對於「飲酒」本身以及飲者情思感懷等，著墨不多，更遑論細寫飲酒的身心體驗，在酒精作用之後的放鬆、輕快、酣適乃至迷醉、忘情<sup>56</sup>。

在詩中寫入「酒味」，描寫酣醉體驗者，陶淵明應可算是開端者，如「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遊斜川），「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連雨獨飲），「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飲酒二十首之七），以及「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二十首之十四）。作為「忘憂物」的酒，一杯或許還不能進入酒中世界，重觴以後，「酒漸以多，情漸以縱，一切近俗之懷，杳然喪矣」<sup>57</sup>，悠悠然不知有我，乃至忘天，真能寫入酒中深趣，開前人所未及。且淵明貧而好酒，不像公謙詩中總是嘉餽旨酒、金？玉觴，「有酒流如川，有肉積如岑」（應璩 百一詩），他的酒多半是濁酒，和劉柴桑 詩中「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聊勝無。」，「以弱女喻酒之醜薄，飢則濡枯腸，寒則若挾纊，曲盡貧士嗜酒之常態。」<sup>58</sup>這也是陶淵明之前不曾出現的內容。由於魏晉以來飲酒作品的寫作環境，多是仕宦酬答，或貴族遊宴，與陶淵明的茅廬獨飲，田老共歡，情境極為不同，而且其中雖同有歲月不待，以酒銷憂之旨，但陶淵明的酒是普遍落實於生活中的，他以酒抒懷，以詩寫心，情趣與表現皆不同於以往的作品，對後世的影響也最深。因此，除了上述貧士嗜酒和酣醉境界的描寫之外，以下將從「以酒詠懷」、「酒詩新題」、「飲酒美學」三點，以見陶詩「飲酒主題」所締造的新局。

## （一）以酒詠懷

「詠懷」之題最早見於阮籍 詠懷詩，若以廣義觀之，詠懷就是詩人吟詠個人懷抱情志，表現自己對現實的體悟，對生命存在的思考。但由於各人藉以吟詠發揮的物事不同，時或有名稱的不同，如左思之 詠史詩，郭璞之 遊仙詩，

<sup>56</sup> 漢魏以來寫酒的文章，如揚雄 酒賦、孔融 與曹操論禁酒書、曹植 酒賦、王粲 酒賦、劉伶 酒德頌，其中曹植 酒賦 有對於醉者的描寫，劉伶 酒德頌 也有飲者忘我的描寫，但因體制與詩歌的主觀抒情不同，故不併入討論。

<sup>57</sup> 語出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二，引自《彙評》，頁61。

<sup>58</sup> 語出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二引趙泉山句。引自《彙評》，頁88。

其實皆是詠懷之作<sup>59</sup>，陶淵明 飲酒二十首 組詩亦然，清李元度即言：

淵明之飲酒，景純之游仙、康樂之登山，太沖之詠史，各有所以傷心之故，故特借題發之，未可契舟而求劍也。<sup>60</sup>

亦即左思、郭璞、陶淵明、謝靈運，各有其用以抒發的題材，既是藉以詠懷，自可不必拘於飲酒、遊仙或登山、詠史的不同。然而在此要指出的是，詠史、遊仙、山水，已成為一種特殊的主題類型，陶淵明的飲酒，也應該被視為一種值得注意的書寫主題。而且此處所談的「以酒詠懷」，並不止於 飲酒 組詩二十首，而是要指出陶淵明之於酒，可說是深情獨具，他不僅將酒暱稱為「忘憂物」(《飲酒二十首 之七》)，多次提及酒能消憂、祛百慮、縱遙情，縱然只有濁酒可恃，甚至經常是顧影獨盡，只要一觴可揮，便足以慰情，以酒為伴，自陶自適，何況是親戚共處、子孫相保，斗酒聚鄰，好友談諧，加以松菊為伴，賦詩彈琴，更是閒飲歡然，極今朝之樂，甚至放言「在世無所須，唯酒與長年」(《讀山海經十三首 其五》)。生命的苦樂憂喜，都有酒的蹤跡，酒融入了他日常生活的主要精神活動和情感狀態，而他又是第一位把日常生活「詩化」的詩人<sup>61</sup>，因此「酒」不但是他抒情的媒介，更可說是個人心志情懷的特定象徵了。在陶淵明的詩中，常可以發現他將詩與酒並提的現象，如：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 其二》)

我有止酒，與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答龐參軍》)

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乞食》)

文學創作本來就是陶淵明閒居生活的一部分，飲酒能激發創作的靈感，賦詩詠懷既可遣興自娛，或也可傳聞後世<sup>62</sup>，而飲酒的點滴感受，亦可入詩成篇，作為寫作的題材。因此，除了上舉之例，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說「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贊《中》也同樣提到「酣觴賦詩，以樂其志」，此外，自祭文 的「捭兀窮廬，酣飲賦詩」也是他回顧「勤靡餘勞，心有常閑」的平生，可堪告慰的一部分。杜甫詩云：

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可惜》)

宋、郭祥正亦云：

<sup>59</sup> 何焯《義門讀書記 文選》曰：「(左思詩)題為 詠史，其實乃詠懷也。」鍾嶸《詩品》曰：「郭璞之遊仙詩乃坎凜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sup>60</sup> 李元度《金粟山房詩集序》，引自《校箋》附錄五，頁 579。

<sup>61</sup> 見蕭望卿《陶淵明批評》(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57)，頁 72。

<sup>62</sup> 參考王師國瓊《陶淵明詩中「篇篇有我」論陶詩的自傳意味》，收於《王叔岷先生學術與薪傳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頁 299-323。

造飲醉則反，賦詩樂何窮。（讀陶淵明傳）<sup>63</sup>

杜、郭二人都發現詩與酒對陶淵明的意義。詩無須多解，但是酒，不能不說是陶淵明提升了酒的地位。馮班《滄浪詩話糾謬》便云：

《三百篇》言飲酒，雖云「不醉無歸」，然以成禮合歡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沉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為諱，陶公始之也。

實則淵明不僅「不以為諱」，酒在他的詩中，常與傳統士人用以修身養性的琴書<sup>64</sup>並列，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時運）以及「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樽中酒不燥」（雜詩十二首 其四）。顏延之《陶徵士誄》描述淵明的生活也說他「陳書輟卷，置酒絃琴」。陶淵明的酒除了與琴書並陳，也還與一般作為高節品格象徵的松菊相連，如《飲酒二十首 之七與之八》：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傲嘯東窗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群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

第七首言對菊之飲，以掇英為下酒物，第八首言對松之飲，以遠望為下酒物<sup>65</sup>，菊有佳色，松能傲霜，飲酒相賞，在酒意陶然間，淵明心中對道德情境的追求亦不曾稍減，正如《歸去來辭》所寫「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而淵明「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有酒、有菊、有松，難怪「復得反自然」的淵明可以怡顏，可以寄傲。至如《和郭主簿二首 其二》之「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淵明懷人銜觴，心念千載幽人，無不抱此松菊之操，撫之而志節益堅<sup>66</sup>，則淵明之情操懷抱不言可喻，實無須篇篇附會易代忠義憂憤，強說飲酒之不得已以見其高。

淵明以酒詠懷，他不僅大量引酒入詩，即便是無酒可飲的情景，也能觸動詩情，如《九月閒居》序言：「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詩云：

世短意恆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壘，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閒謔，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sup>63</sup> 郭祥正《青山續集》卷二，讀陶淵明傳，引自《校箋》附錄五，頁539。

<sup>64</sup>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有「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與子儼等疏有「少學琴書」，而琴為儒家樂教之一，《禮記·曲禮》云「士無故不徹琴瑟」。

<sup>65</sup> 參考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三》，引自《陶卷下編》，頁178。

<sup>66</sup> 參陶澍注《陶靖節集》，轉引自《校箋》，頁132。



記述他重九佳節，空有滿園秋菊，竟無酒可飲的窘迫，而後如何斂襟懷，起深情，再度肯定自己守拙歸田的抉擇，珍惜閒居悠遠的生活。像這樣無酒可飲的情況，並非單此一次，又如 詠貧士七首 其二言「傾壺絕餘瀝，闕灶不見煙。」陶淵明寫出貧士倒空酒壺竟無點滴的窘境，並為自己無人了解的固窮之志，從古代賢人尋求安慰，故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至於面對流光飛馳，盛年難再的時光焦慮，原本飲酒還聊可慰情，但若無酒為伴，如（歲暮和張常侍）「屢缺清醑至，無以樂當年。」和胡西曹示顧賊曹「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那已不單是飲酒感官享受的問題，而是一再考驗著淵明固窮守節的自我肯定，讀者於此見其起落的心緒，更？慨然。

相較於魏晉公讌詩的群聚歡飲，陶淵明酒詩的獨特之處，是他有許多獨自閑飲的詩作如 停雲 詩「靜寄東軒，春醪獨撫」，雜詩十二首 其二「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以及多處出現的「自斟」「自陶」「獨進」「獨盡」，甚至詩題即標明獨飲的 連雨獨飲，這一方面顯示他飲酒的生活習性與情趣，一方面則是獨飲有更多面對自己，覺察反思的機會，或許是「終曉不能靜」，強烈的悲淒湧上心頭，或許是回歸本性，自得其樂的悠然，無論是欣樂或悲慨，都成為飲酒詩的豐富內涵，使「飲酒」主題在取樂銷憂的母題外，進一步成為個人懷抱之喻，陶淵明應當是最關鍵的人物。

## （二）酒詩新題

陶淵明之前，詩作以酒為題者，主要是樂府詩題，如 將進酒，還有傅玄 前有一樽酒行，孔欣 置酒高堂上等<sup>67</sup>，內容多是酒宴之樂，觴謠相娛，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曹操的 對酒 與嵇康的 酒會詩七首。對酒 詩題有酒，全詩卻未涉及酒，而是歌詠太平盛世之詩；酒會詩七首，首篇是記酒會之樂，並以懷人，其餘幾首，寫景詠心，未必皆涉乎酒，陳祚明便有評述曰：「未有酒會之意，但覺身世之感甚深」<sup>68</sup>。曹操 對酒 與嵇康 酒會詩七首，與淵明的飲酒詩題，此中隱隱有相似之處，如淵明的 述酒 詩不是寫酒，飲酒 二十首不是篇篇有酒，雖然並無資料證明其間的關係，但不妨視為陶淵明寫酒命題已涵蓋前人的經驗。

淵明以酒為題的詩作有：飲酒二十首 并序、止酒 與 述酒，另有詩題無酒字，卻關乎飲酒者如 連雨獨飲，或序文便點明飲酒者，如 停雲 并序、九日閒居 并序。其中較為人關注的是 飲酒二十首 并序、止酒 與 述酒 三首。關於 飲酒二十首 的研究分析，已多至不勝枚舉，涉及酒題的部分，大

<sup>67</sup> 另有比較儀式性的如晉燕射歌辭 上壽酒歌。

<sup>68</sup> 載明揚《嵇康集校注》卷第一，（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頁76。

概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強調借題詠懷，不必作飲酒觀，如前引文李元度以為淵明之飲酒，有所以傷心之故，故特借題發之，未可契舟而求劍也。溫汝能也說，「不過藉飲酒為名，以反覆自道其生平之概」<sup>69</sup>，這種說法與上文所論「寄酒為跡」的詮釋較接近。另一種是偏向淵明的酒趣，試圖點明無論有酒無酒，無一不是淵明的本色語，如邱嘉穗：「公飲酒二十首中有似著題似不著題者，其著題者固自言其飲酒之適，其不著題者亦可想見其當筵高論，停杯浩歎之趣，無一非自道其本色語也」<sup>70</sup>。黃文煥更是就章法分析，無論是明及酒的十一首，或不及酒的九首，皆有可飲、當飲，層層環應連綴的線索<sup>71</sup>。前一種說法較不拘泥，但卻容易輕忽陶詩飲酒的重要特質，後一種觀點顯得執著，然自有其深中酒趣之處，今若以「飲酒主題」觀之，則可跳開著題與否的問題，更見此一主題在淵明手中的靈妙變化，因為序言早已明指：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進，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銓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sup>72</sup>

無論讀者在其中讀到的是醒語是醉語，有酒無酒，是歡笑是悲哀，是仕隱掙扎，是生命境界，皆可包容在飲酒主題之下，益見陶詩與酒密不可分的關係。

止酒 詩則無論是內容或形式，都有相當不同的表現，原詩如下：

居止止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葦門裡。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信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埃。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

雖然陶詩中常愛用「止」字<sup>73</sup>，但此詩二十句，句句有「止」字，虛實參用，含義非一，很顯然是運用「嵌鑲」形式，帶著遊戲態度作品。至於內容方面，嗜酒的淵明竟要止酒，達觀的淵明竟慕神仙，難免令人起疑。因此，或有輕鬆的看成淵明「偶然乏酒的遊戲之作」<sup>74</sup>，或者又循著「寄酒為跡」的解說，以為所止非僅為酒，而是止於樹蔭、葦門、園葵、稚子，重點還是放在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

<sup>69</sup> 溫汝能纂集《陶詩彙評》卷三，引自《陶卷下編》，頁199。

<sup>70</sup> 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引自《校箋》，頁251。

<sup>71</sup> 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三，引自《陶卷下編》，頁154-156。黃文煥以為，明及酒者，有因景、因人、自遣、自恕等，不及酒者，有因愁、因喜、不飲可惜等。

<sup>72</sup> 如James R. Hightower對「飲酒二十首」詩題之領會，即以為是酒後（after drinking wine），見James R. Hightower.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Pp124.

<sup>73</sup> 如「爰來爰止」（酬丁柴桑）、「淡焉虛止」（命子）、「未知止泊處」（雜詩之五）等。

<sup>74</sup> 蔣薰評《陶淵明詩集》卷三。

園」的志節德行<sup>75</sup>，「酒」的部分似已無關緊要。林師文月以為，這首具有遊戲性質的「止酒」詩，在趣味橫生的解頤效果之外，應該兼具有「諷世」與「諷己」的意味<sup>76</sup>，實為中肯之見。陶淵明確有乏酒的經驗（見前文），「榮木」詩并序，也曾有「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但焉內咎。」對於自己耽溺飲酒，以致「總角聞道，白首無成」，的自責<sup>77</sup>。「榮木」詩是咎責的語氣，「止酒」詩則採用輕鬆趣味的嘲諷筆調，除了自嘲「應止未止」，對於他一直沒有接受的神仙思想<sup>78</sup>，也採用反諷的方式以諷世，因而此詩是「寓諷刺於輕鬆」，高度發揮了遊戲文學的功能<sup>79</sup>，實不須如邱嘉穗因其戲筆而批入纖瘦一派，以為後人不必效也<sup>80</sup>，反倒可從「創體」的角度觀之<sup>81</sup>：以內容言，從《周書·酒誥》戒群飲，《詩·大雅·抑》痛責「顛覆厥德，荒湛於酒」，趙整《酒德歌》勸戒苻堅，陶淵明之前的酒詩，凡勸戒飲酒者，多是戒人而非自戒，自諷飲酒之詩，淵明應是首例。以形式言，淵明以後，詩酒文學益興，酒酣耳熱之際，遊戲筆墨更多，如陳後主便曾「嵌鑲」一至十的數字在《獨酌謠》，此後元稹、白居易詩酒酬答，也有類似的筆法<sup>82</sup>，實不勝枚舉，陶淵明的「止酒」詩亦可視為此類遊戲文學的典範之作。

至於《述酒》詩，以「述酒」為題，下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但通篇不及酒，卻充滿度辭隱語，詞意隱晦，何焯即曾言「此詩真不可解」<sup>83</sup>，今學者大抵同意從韓子蒼、湯漢之後的解釋，視為隱晦的政治抒情詩。逯欽立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是用以比喻桓玄、劉裕先後以毒酒來進行篡奪<sup>84</sup>，大致？此詩的酒題，找到理解的切入點。在此之前，論者或有直解為「飲酒時述往事」，或仍用寄慨之說，以為「詩句與題義兩不相蒙者往往有之」<sup>85</sup>。張諧之則用「以酒自晦」的

<sup>75</sup>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引自《陶卷下編》，頁201。

<sup>76</sup> 詳見林師文月《讀陶潛止酒詩》，《中外文學》第七卷第十一期，1979年，頁32-49。

<sup>77</sup> 詩中「日富」，湯漢引鄭玄箋《詩·小雅·小宛》，注為「蓋自咎其廢學而樂飲云爾」，陶樹注亦同。見《校箋》，頁16所引。

<sup>78</sup> 參見《形影神》并序中「貴賤賢愚，營營惜生，斯甚惑焉」、「我無騰化術」、「誠願遊崑華，藐然茲道絕」，以及「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可知。

<sup>79</sup> 同註76。

<sup>80</sup> 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三，引自《校箋》，頁255。

<sup>81</sup> 「創體」之說，古已有之，但觀點大異。張自烈輯《箋注陶淵明集》卷三，以為「有奇志」，陳祚明評選《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三，則以為「不足法」。

<sup>82</sup> 陳後主《獨酌謠》「一酌豈陶暑，二酌斷風飆。三酌意不暢，四酌情無聊。五酌孟易覆，六酌歡欲調。七酌累心去，八酌高志超。九酌忘物我，十酌忽凌霄。凌霄異羽翼，任志得飄飄。」白居易《勸酒寄元九》「一杯驅世慮，兩杯反天和。三杯即酩酊，或笑任狂歌。」元稹還有十二醉的《七絕組詩》。

<sup>83</sup> 何焯《義門讀書記·陶靖節詩》，引自《陶卷下編》，頁206。

<sup>84</sup> 逯欽立注，見《校箋》所引，頁257。

<sup>85</sup> 溫汝能纂集《陶詩彙評》卷三，引自《校箋》，頁262。溫並以為蔣丹涯「飲酒？述往事」之說過於拘泥。

觀點，連結 止酒、飲酒二十首，以為淵明以此諸作為晉祚之亡，三致意焉<sup>86</sup>，將陶淵明這些飲酒作品全當作政治寓意的詩。「遊好在六經」，接受儒家教育，也曾「猛志逸四海」，有「大濟蒼生」之志的陶淵明，因為個性與環境，不得不卷而懷之，獨善其身，他對時局與世道的變化，當然不可能無動於衷，但是陶淵明人微位低，他被整個政治時局牽動的，應是一個讀書人基本的道德價值，面對易代之痛，飲酒忘憂以澆塊壘，他或有如陶必銓《英江詩話》所云：「事不可為，心復難任，故藉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但若將「事」與「心」全由「痛晉祚之亡，悲君父之變」來解讀<sup>87</sup>，恐怕是有距離的。以同遭易代之痛的阮籍來對照，陶淵明與阮籍的地位身分不同，阮籍身處政治風暴圈，不得不狂飲大醉，避禍全身，阮籍的酒是沒有樂趣可言的，狂飲的阮籍在他八十二首 詠懷詩 中，卻幾乎沒有飲酒的痕跡，只有第三十四首「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sup>88</sup>，阮詩的危切憂懼，是連酒都不能安慰的。回觀陶淵明的飲酒詩篇，述酒 雖然可能是借酒命題的政治詠懷，但張諧之「再三致意」的說法，並不能讓人同意，更何況 止酒 與 飲酒二十首，更不應當全作易代悲痛之詩來解讀。儘管 述酒 詩的銓解，還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補，但就題酒而不及酒的部分，或許曹操的 對酒 也能提供一個思考的參照：詩人對酒歌太平，可能是實寫，也可以是願景，可見「飲酒主題」的創作，除了感時傷逝、歡聚愁別、銷憂取樂這些常見的書寫模式外，其實還要很大的創作空間。

由上述 飲酒 二十首并序、止酒、述酒 等，皆可見陶淵明在酒詩命題創作上所展現的新局，還可注意的是， 蜡日 詩、九日閒居 并序與 己酉？九月九日 三首。蜡日是古代年終祭名，《世說新語》載華歆「蜡日，嘗集子姪燕飲，王（朗）亦學之」<sup>89</sup>，可見蜡日應有燕飲之習，陶淵明 蜡日 詩云「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頗見燕飲之樂。九月九日重陽節，據孫思邈《千金月令》：「重陽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遠，為時讌之遊賞，以暢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還」<sup>90</sup>，無論是「濁酒且自陶」或是「持醪靡由」，以致「空視時運傾」，不管有酒沒酒，在這個本應讌飲暢志，醉而後還的節日，陶淵明有兩首清楚標明時間的詩。一般論者多會注意 九日閒居 并序與傳記所載王弘送酒的軼事，或是以陶淵明飲菊花酒，談其飲酒也有延年養生的目的，如果從文學史「飲酒主題」的角度來看，由蜡日與重九的詩，可見陶淵明酒詩承繼了傳統的飲酒風俗文化，在陶淵明之前，這也是極少見的。

<sup>86</sup> 張諧之 陶元亮述酒詩解，引自《校箋》，頁262。

<sup>87</sup> 同上註。

<sup>88</sup> 阮籍四言 詠懷 之三，也有「臨觴撫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

<sup>89</sup> 見《世說新語 德行第一》第十二條，見註48，頁13。

<sup>90</sup> 轉引自《校箋》，頁225。《西京雜記》也有重九飲菊花酒的記載，同書，頁71。

### （三）飲酒美學

飲酒的活動由來已久，儒家對此採取禮儀規範的態度，除了祭祀的酒禮繁複，從國家到家庭、個人皆有飲酒之禮，重視「飲酒溫克」的節制，《論語》有「不及亂」「不為酒困」<sup>91</sup>的告誡。魏晉儒學衰微，代之以玄學的自然思想，名士故意違抗禮俗，以飲酒為曠達，《世說新語 任誕篇》所記，縱酒的表現便佔十之六七，如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及時一杯酒。」畢卓云：「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稱「以酒為名」的劉伶，他的 酒德頌 「為酒是務，焉知其餘」，可說是一篇強烈的飲酒宣言，然而影響後人對於飲酒的觀念，仍不能不提陶淵明。

蔣薰《陶淵明詩集》便曾道：「飲雖不豪，能於寂寞中有此閒適，真正韻事，又覺竹林諸賢，不免落俗。」陳偉勳亦云：「若其嘗寄興於酒者，乃其活潑之懷，借此書寫，亦非僅劉伯倫 酒德頌 之為，有識者自能窺其底蘊。」<sup>92</sup>甚至說「古之酒人，當以淵明為最，太白次之，若阮籍、劉伶，直是沉湎酣身矣」<sup>93</sup>，以及「竹林七賢、飲中八仙，尚未到解悟地位，而況其他？千古飲酒人，安得不讓淵明獨步」<sup>94</sup>。之所以有這麼高的評價，一方面是淵明飲者兼隱者的形象，較諸魏晉名士的狂飲悖亂，時有酒過，顯得既可敬又可親，另一方面是淵明有大量寫酒的作品傳世，對於飲酒的體會與心情有更細緻的傳達。如陶淵明寫其外祖父孟嘉：

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晏，造夕乃歸。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孟嘉「好酣飲，逾多不亂」以及「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不僅有儒家的自持不亂，也有道家的自然率真，此處的「酒中趣」，已經不只是生理感官的滿足，更是心靈層次「美」的享受，淵明描寫的雖是外祖孟嘉，其實是來自他個人飲酒的體驗。

至於飲酒而醉，《詩經 小雅 賓之初筵》有描寫醉酒失禮毀儀的場面，並加勸戒，而《楚辭 漁父》「眾人皆醉我獨醒」，則將「醒」與「醉」作為道德的評判的比喻，但陶淵明的飲酒詩對於「醒」與「醉」卻有不同的觀點。飲酒二十首之二十：

<sup>91</sup> 分見《十三經注疏》之《論語注疏》卷十 鄉黨 頁八，卷九 子罕 頁七，（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sup>92</sup> 陳偉勳 酌雅詩話，引自《陶卷上編》，頁 245。

<sup>93</sup> 宋咸熙《耐冷譚》，引自《陶卷上編》，頁 258。

<sup>94</sup> 溫汝能纂集《陶詩彙評》卷三引《鶻冠子》，引自《陶卷下編》，頁 160。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蘇軾一方面說這是未醉之語，「若已醉，何暇憂誤」，認為淵明故作醉語以自掩飾，一方面又說「醉時是醒時語」，頗有醉後吐真言之意<sup>95</sup>。無論是清醒的掩飾或是醉後的真言，淵明不諱自稱醉人，並以醉人的身分發言，既是醉人醉語，便可以自由運用莊重與詼諧，或諷諭寓意，或兀傲寄懷，酒詩的寫作打開更寬闊的表達空間。又如 飲酒二十首 之十三：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醒者是「規規一何愚」，醉者反而是「兀傲差若穎」，更顛覆了醒與醉的傳統觀點。有趣的是，飲酒二十首 之九淵明寫田父勸仕，詩中「願君汨其泥」，乃是用 漁父 篇「世人皆濁，何不汨其泥而揚其波」的典故，而淵明「吾鴛不可回」，言下有「舉世皆濁我獨清」之意，但是卻不沿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比喻，甚至在 飲酒二十首 之十三刻意做了顛倒，難道是淵明嗜酒，不忍將醉者污名化所致？韋鳳娟以為，莊子的人生哲學影響陶淵明，使他在「清」與「濁」，「醒」與「醉」之間找到了另一種選擇，比如外濁而內清，佯醉而實醒：只要在精神上超越濁世的污穢，不為羈絆，便可保有清白；只要不為物欲迷失自然本性，又何妨鄰人招飲，大醉一場，何妨篇篇有酒<sup>96</sup>。但筆者以為，作為一個不斷自我省察的詩人，「清」與「濁」的界線，淵明自有分明的尺度，「且共歡此飲，吾鴛不可回」，杯可共歡是淵明的「和」，但心不可回是有所不為，以儒家「和而不同」見淵明，會比外濁內清來得恰當。至於「醒」與「醉」，則因淵明個人飲酒的經驗，應該說是對於「醉」，有更多不同層次的體會吧。當他辭彭澤令，賦 歸去來，「覺今是而昨非」，便是以今日的清醒觀照從前不能痛下決心的昏醉，這是屈原比喻性的醒與醉。歸園之後，躬耕自守，有酒稱情，對於那汲汲官場，不能了解淵明歸隱之志，甚而屢屢勸仕者，則又何妨你醒我醉，淵明濁酒自斟，笑看「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的「醒者」，實在是「規規一何愚」（有酒不飲的醒，未必是道德價值的醒，卻平白失去飲酒體道酣暢的機會與趣味），而酣觴賦詩，陶然自樂的淵明是「兀傲差若穎」的「醉者」，可以「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享受酒中趣（飲酒歡樂，醉而忘天，反倒是任真神全）若再深一層看，歸園雖能養真，但固窮立善的堅守，誰當為汝譽？知音不存，志不獲騁，流光拋擲，終歸空無，令人念之心焦，淵明 自祭文 最後「人生實難」之歎，是深知人生「就死之易而取樂之難」<sup>97</sup>，因此暫求日醉能忘，「得酒莫苟辭」道出了飲者深沉的悲歌。所以，「醉」除了是道德

<sup>95</sup> 蘇軾《東坡題跋》卷二 書淵明詩，引自《陶卷下編》，頁196。

<sup>96</sup> 詳見韋鳳娟 論陶淵明的境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模式，《文學遺產》1994年第二期，頁22-31。

<sup>97</sup> 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二引自《陶卷下編》，頁37。

的迷失昏亂，還可以是陶然之醉，深悲之醉，以李白酒詩為例：「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是陶然之醉；「但願長醉不用醒」(將進酒)則是深悲之醉。後代文人認同淵明的酒與醉，從自稱「斗酒學士」的王績、人稱「酒中仙」的李白，到醉吟先生白居易、醉民皮日休、醉翁歐陽修，還有「一飲五百年，一醉三千秋」(江樓吹笛飲酒大醉中作)的陸放翁，「古來惟有酒偏香」(鷓鴣天)的辛棄疾，一個個大聲讚揚飲酒，並繼續以詩文拓展飲酒的主題(連酒量不好的蘇軾，也說「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李白「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對酒行)<sup>98</sup>、白居易「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效陶潛體之十二)，都是效法淵明，重新詮釋了飲酒與酣醉，甚至奚落起以醉醒為喻的屈原，如王績「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過酒家)、白居易「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效陶潛體)，還拿陶淵明來嘲笑屈原，如辛棄疾「記醉眠陶令，終至余樂；獨醒屈子，未免沉災。」(沁園春)白樸「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寄生草勸酒)王若虛早已批駁，以為屈子的獨醒是孤潔不同俗之喻，非真言飲酒，不應作實誤用(《滹南詩話》卷一)，龔自珍也說「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雜詩)，指出淵明同於屈原的孤介不群。但是辛、白的戲謔，並不是不了解屈原、淵明的抉擇與堅持，只是以醉與醒作為不同價值觀的辯正，不妨就當作酒人的醉言，是詩人的自我寬解與嘲諷，也是對淵明飲酒美學的一份偏愛吧。

## 五、結語

飲酒活動源遠流長，魏晉士人飲酒已成風尚，關於飲酒的作品亦自《詩經》流傳而下，辭官歸隱，躬耕田園的陶淵明不僅有為人樂道的飲酒軼事，在他記述個人經驗感受，抒發情懷志趣的詩篇中，也因為個人獨特的嗜好，總是飄揚著與他的生活緊密結合的酒味，他大量引酒入詩，成為影響後代詩酒文學蔚然大興的重要關鍵。然而在蕭統一路而下的詩文詮釋傳統中，陶淵明的酒詩被放在「寄酒為跡」的思路裡，主要是和儒家忠義的思路相連結，看似評析詩作，卻都偏離成為陶淵明人格氣節與飲酒原因的討論，相形之下，只有少數論者能從淵明的酒詩注意到他寫酒的獨特趣味。事實上，經由比較陶淵明和他之前的飲酒詩作，可以發現陶淵明的飲酒詩篇在繼承前人的相關內容之外，有他個人獨具的內涵，以及創新的表現，整體而言，可以說淵明以酒詠懷，不僅深化「飲酒主題」的內涵、創新表達的形式，並使飲酒與酣醉，成為具有美感的文化符號，後代酒詩創作量

<sup>98</sup> 王粲 公讌詩 有「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陶淵明 飲酒二十首 之三：「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李白詩化用此二者。

的增加與質的躍進，不能不歸功於陶淵明。因此，探討陶詩的飲酒主題，不僅可以從這個代表陶淵明生活與文學的標誌，觀察到他的情意感懷，亦有助於以新的角度發現陶詩在文學史上的影響。經由淵明的飲酒詩篇，可以讀到人間溫暖的情誼，舉世渺無知音的寂寞，以及對於自然之道的嚮慕，還有生命無可奈何的深悲，這些都化為手中具體可持可飲的一杯濁酒，變成可以共享的歡愉，或是獨自品嘗的孤獨。陶淵明說「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因為他所飲的酒，正是生命本身悲喜歡愁，欣慨交心的滋味，這是一樽生命的酒，無怪乎陶淵明在東晉舉杯，百代以下的文人紛紛與之對觴，身前孤獨，當代寂寞，多半是顧影獨盡的陶淵明，身後？然有這麼多的酒伴追隨，那麼，陶淵明所開展出來的文學流脈，又何只是田園自然的詩篇而已，應該還有自成勝地的詩酒大國。